



# 陈东升：日本人口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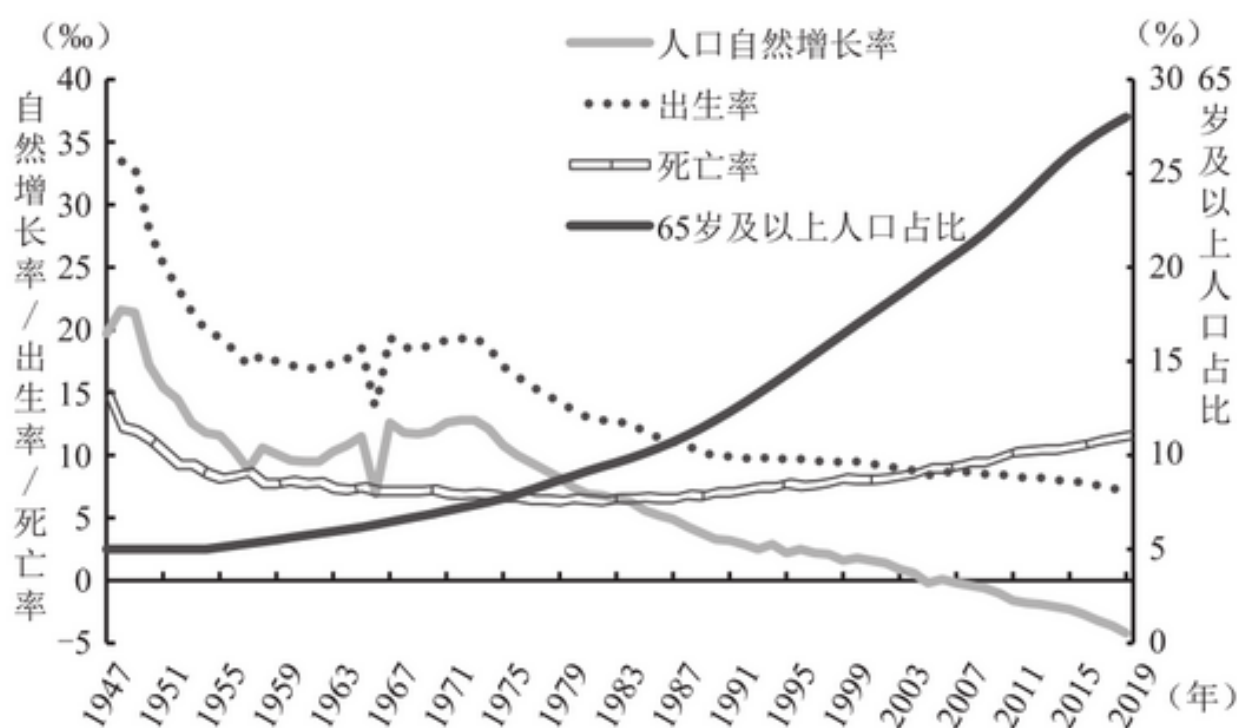


## 长寿时代的日本

如果在日本街头写生，那些满头银发的老人就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他们有些急匆匆地赶地铁上班，有些稳稳当当地开出租车谋生，少有闲暇的时刻。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2017 年的数据，日本出租车司机的平均年龄高达 59 岁，他们穿戴得整整齐齐迎接乘客，看到行人拿行李还会主动下车帮忙搬运。这些难免让很多去日本旅游的年轻人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可以说，日本爷爷辈的出租车司机和奶奶辈的服务员已经成为老年人参加工作的典型例子。日本最近提出将把企业职工退休年龄从 65 岁延长至 70 岁，整个日本营造的终身活跃社会氛围，既是对老人就业需求的保障，也是社

会所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这些老人时，回溯历史，他们正是日本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1947—1949 年，日本平均每年出生婴儿 270 万。这个年龄层的人也被称为“团块世代”，他们曾参与过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黄金时期，但也经历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年代。



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万得（Wind）数据库，世界银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的人口红利期很快就被人口老化进程叫停了。1964—1994 年，日本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原有的 6% 逐步上升为 14%，用了 30 年。在接下来的 25 年内，这个比重很快再次翻番，在 2019 年超

越 28%。这个“老化”速度远远快于欧美发达国家。根据日本统计局数据，2020 年，日本 65 岁及以上人口高达 361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8.7%。中国预计会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日本老年人口的占比。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长寿纪录基本都被日本拿下了，日本人也为此自豪。比如田中力子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全球在世最长寿老人”，2021 年她 118 岁，还曾积极准备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最后由于疫情原因未能成功）。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在 2020 年 9 月发布的数据，日本共有 8 万多名百岁老人，他们都将获得日本首相颁发的奖状和银质奖杯。从 2013 年起，日本就一直是世界上人口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日本优质有效的健康管理。以心脏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 2018 年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仅为 32/100000，为全球最低。在 55~64 岁的男性中，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还不到美国的 1/10。

与相对平稳的死亡率不同，日本的出生率一路下滑。1947—1990 年这 40 多年时间里，日本的出生率从 34‰ 变为 10‰。近 30 年，日本生育率持续走低，导致 2005 年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到了 2019 年出生率已经跌至 7‰，相应地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 -4.2‰。2020 年日本出生人口不足 85 万，降至历史最低。从总和生育率来看，过去 10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 1.4 左右，虽有小幅回升，但一直陷在低生育率陷阱之中。

日本人口的巨大变化，让人惊讶的同时也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长寿

时代或许会以比人们想象中更快的速度到来。受制于生育率长期低迷和人均寿命延长，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由 1960 年的 25.4 岁跃升至 2020 年的 48.4 岁，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倒梯形，人口老化程度不断加重。在长寿时代下，日本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挤入中低端零工就业市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1975 年时，日本劳动人口中仅有 9.2% 是 60 岁以上的，而 2000 年以后，这个占比就一直维持在 20% 左右，老年人口就业数量比 20 世纪 80 年代末增加了 2 倍。日本正在通过一系列政策法案保障老年人的就业。就业率的提高使部分老年人可以在储蓄不足时改善生活，而退休年龄的调整，也使日本的财政压力得以缓解。

在日本，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们还看到了“购物难民”的现象。在 2000 年前后，日本的零售企业之间竞争激化，与此同时，商业设施走向大型化，而私家车越发普及，这些都助推了商业设施向郊区转移，使得近邻型商业设施不断减少，购物消费远距离化。对此，日本国土交通省将“想在直径 500 米范围内的商店购物，但由于现实条件制约而无法完成的老年群体”称为“购物难民”。

日本这些就业和消费现状带来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日本 NHK 电视台在 2014 年编写出版了《无缘社会》一书，通过历时两年的调查，追寻死者的生活轨迹，了解他们是如何走向孤独死的悲惨结局的。“孤独死”是由日本创造的概念，是日本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孤独状态的反映，通常指

的是独居老人死后多日才被人发现的一种现象。而所谓“无缘社会”，就是那些失去了地缘、血缘和职场缘的人，他们孤独死去而无人认领，也被称为“无缘死”。“无缘社会”的成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以地缘和血缘为中心的地域共同体的崩塌，以及终身雇用制解体和人口老化加剧导致的职场缘的断裂。这一点急需政府和社会予以回应，构筑新的联结纽带。

在社会阶层上，日本还形成了“M 形社会”，反映的是生活在“中流阶层”、贫富差距较小的“一亿总中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中流阶层”的下滑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这是经济不景气导致雇用环境恶化、失业率提高、就业困难造成的。进入 21 世纪后，雇用制度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终结了终身雇用制，非正式雇用开始被广泛采用。劳动者对福利待遇和未来就业的预期稳定性也随之大打折扣。日本中产阶层的消失，对日本造成了长远的消极影响，“低欲望社会”是显著特征之一。国民生活态度消极，缺乏奋斗动力，变得无欲望、无梦想、无干劲，“蛰居族”激增。他们不上学、不工作、不与人交往，长期闭居在家，不与外界接触。日本政府 2015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15~39 岁的青少年“蛰居族”达到 54.1 万人，40~64 岁的中老年“蛰居族”已高达 61.3 万人。

当然，面对少子高龄化，日本开始呼吁正向和积极的声音。比如，日本 2018 年在《老龄社会对策大纲》里提出构建“无龄感社会”的目标。该大纲指出，“把 65 岁及以上的人一律视为‘老年人’这一普遍观念已经不现实，所以有必要改变依据年龄来划分人生阶段的方式”。所谓“无龄

感社会”就是指不以年龄对人进行区分，而是根据个人的意愿与能力选择生活方式。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构建“无龄感社会”，利用老年人所积累下来的知识、技术、经验、人生阅历与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在民间，有识之士发动了“新老人运动”。在日本“国宝级”医生日野原重明看来，“新老人”是75岁及以上能自理生活和坚持工作的健康老人。日本的“新老人运动”对改变传统观念、重新定义老年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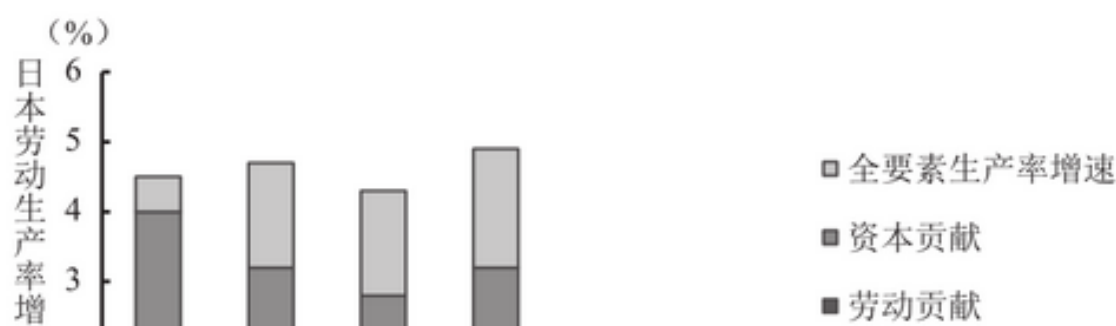
### 日本人口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日本经济快速崛起挑战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与日本展开了长达30年的贸易战。后来美国政府以解决美日贸易逆差为名与日本政府协商日元升值。1985年日本与美国签署《广场协议》。此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受到重击。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大幅降息。1986—1989年，大量热钱流入日本，导致投机盛行，股价、房价大幅上涨，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随着泡沫经济愈演愈烈，1989—1990年，日本政府连续五次紧急加息，主动刺破泡沫，日本股市、房市大幅下跌，之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低增长期，被称为“失去的30年”。

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投资、消费需求均大幅下跌。再加上此时日本政局持续动荡，日本首相如走马灯一般接连更替，国家缺乏有效改革措施，日本企业信心持续低迷，企业的经营目标由利润最大化变为负债最小化，日本企业选择不断偿还债

务，而且不愿意扩大投资，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持续时间长达 15 年。资产负债表衰退期结束之后，人口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使得科技进步和创新效率下降，未能赶上移动互联网浪潮，再加上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需求萎缩，导致日本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在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初期，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是泡沫破灭带来的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一般持续时间是 2~4 年，即使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也只持续了 12 年，而日本经济的萧条期已经持续了多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与日本人口老化现象密切相关。日本出现劳动力供给下降、社会技术进步整体放缓、资本形成率下降、国家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人口老化对经济的拖累日益明显。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420](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420)

